

◆老有所乐

76岁的他用二十多种语言演唱经典歌曲
58岁的他玩转手机乐器

松花江畔电声老哥俩牛

生活报记者 王晓晨

每年立夏一过，众多民间音乐爱好者就将哈尔滨松花江畔变成了音乐的长廊。76岁于成松和58岁李文波组成的“老男人手机乐队”，是其中知名度极高的一支民间乐队。每晚18点以后，斯大林公园江上俱乐部成了他们固定的演出场所。于成松弹着电吉他演唱中外经典歌曲，李文波弹奏手机乐器伴奏，每每演出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。

于成松退休前是哈市二轻局下属企业的工人。退休后，喜欢唱歌的他，不仅学会演奏电吉他，还疯狂喜欢上演唱中外经典歌曲。为了唱好国外的经典歌曲，力求原汁原味，老人跟着录音机一点点学，上学时只学过点儿俄语的他，硬是学会用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语言演唱当地的经典歌曲。印度语的《拉兹之歌》，意大利语的《我的太阳》，日语的《草帽歌》，俄语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……他的演唱甚至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，多次获得唱歌比赛的大奖。

李文波在省内一所高校图书馆工作，喜欢音乐的他，业余时间研究起了手机乐器，即利用手机下载传统乐器音乐软件，然后双手演奏。

2018年夏季的一天，李文波发现于成松一个人弹电吉他在江边演唱，感觉气氛不热烈，主动请缨，用手机演奏架子鼓、电鼓、古筝给他伴奏，结果那天的演出大受欢迎，两人也就成了演出搭档。

这些年，每当看有人对手机乐器感兴趣，李文波就免费传授技艺，在他看来，一些乐器不方便携带，手机乐器完全可以成为其替代品，而独乐乐，当然不如众乐乐。



◆东营诗香

刘健华

鬓头惊见染霜华，
荏苒光阴暗自嗟。
云走风驰弦上箭，
水流花谢指间沙。
少年犹怨餐无酒，
一夕尽知生有涯。
誓振长鞭催八骏，
连翩劲逐六龙车。

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，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；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，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；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，家中老人寿辰，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，留作纪念呦！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，那就快快参与吧！投稿邮箱：shbxxy@163.com（注：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，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行号）

无需现场排号 动动手指即可

@哈尔滨人在“龙头新闻”办社保更便捷

生活报讯（记者吕晓艳）5月26日，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作，在龙头新闻APP开通社保业务办理功能，只要下载龙头新闻APP，点击最底部菜单“服务”按钮，接着点击“哈尔滨社保通”按钮，进入哈尔滨社保界面，就可以办理包括企业养老、机关养老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四大类所属的自由人参保、申报失业补助金、参保职工个人补缴等77项业务。哈尔滨市民无需再到社保窗口排队办业务，只要通过龙头新闻APP就可以一网通办。

办理方式：哈尔滨市民下载龙头新闻APP选择底部服务模块，点击“社保通”进入“哈尔滨社保通”页面，选择想要办理的社保业务，人社部门会把办理结果信息自动推送到申报人手机上。



我省首设201个免费寻亲采血点 助失踪被拐儿童家庭寻亲

12年打拐警察讲述：
一滴指尖血，一份团圆的希望

生活报记者 黄迎峰 周际娜

“以前是百姓来找我们，现在是我们去找他们。凡是丢失孩子的父母或者怀疑自己是被抱养或领养的，都可以就近到寻亲采血点免费采血。”6月1日，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在各地市、县区、林业局、农场等地，集中设立了201个“团圆”行动免费寻亲采血点，对群众主动要求采集及疑似失踪被拐人员应采尽采、应录尽录。

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巍，参与打拐工作已有12年了。这次免费寻亲采血点辐射范围很广，甚至深入林区，让他颇为激动，这意味着，“更多隐蔽的线索将被发现，更多被拐儿童家庭有了团圆的可能”。

打拐警察的成就感：

“找回一个孩子，比抓到十个人都高兴”

2015年，刘德华主演的“打拐”题材电影《失孤》，让这些原本在角落里暗自悲伤找寻的家庭，被更多人看见。聊到这部影片时，李巍明显有些闪躲。他在评价“挺真实”时，声音有些哽咽。电影里最触动他的一个细节，是刘德华饰演的父亲在认错孩子时被人暴打。

在黑龙江，不少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是普通农民，没能力跨省寻找，只得求助于公安机关。李巍发现，“这么多年，他们去公安机关的次数难以计数，以至于我跟当地警方提起家长的名字时，警察们全都不认识”。

为了让孩子与亲人们重聚，打拐警察会广泛地搜集信息和线索。“一般来讲，越小的孩子走失越好找，没准哪天办户口、身份证，或者一采血，信息就冒出来了。”李巍说。

2014年，一个四川单亲父亲把两岁多的儿子卖了，孩子奶奶知道后报警，当地警方反馈的信息是孩子父亲曾到过哈尔滨。经过一番侦查，李巍和同事们把目标锁定在哈市道外区一对未育的夫妇身上。这个家庭的户籍上，不久前落了个孩子。

李巍悄悄跟去超市，假装逗孩子，问他喜不喜欢，小男孩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答“滑滑（画画）”。两个东北人生出一个四川口音的孩子，这显然有问题。经过调查后，这对夫妇承认孩子是违法收养的，孩子最终被四川警方带回奶奶身边。

小男孩返乡前，李巍抱着孩子拍照，孩子亲了亲他。虽然没见过孩子的奶奶，但李巍超有成就感，“除了打拐，我还负责追逃工作，但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，找回一个失踪的孩子，比抓到十个人都高兴”。

重逢前最关心的问题：
“这么多年，父母有没有找过我？”

全国地的打拐警察，每天盯着“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/失踪儿童信息系统”。去年夏天，李巍接收到系统推送的一条线索，比重值很高。正是这条线索，帮七台河的一对农民夫妻寻回了失踪31年的女儿。

女孩3岁时在家门口被拐，当时有个小孩欺负她，姐姐前去追赶，回来后发现妹妹不见了。大姐内疚常年抑郁，父母30年来一直住在小院里不肯搬家，尽管家里又有了三老，但小女儿的到来，并不能弥合这个家庭的伤口。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，小女儿也很压抑。多年来，她带着父母去公安机关采集血样、录入数据库，并努力地通过寻亲网站发布信息，寻找素未谋面的二姐。而这个失踪的女孩，此前恰好采集过DNA。34岁的她被找到时，已经在哈尔滨结婚生子。李巍回忆道，“见面时，一屋子人都哭了，母亲和大姐哭得最凶”。

尽管31年的寻找很漫长，但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如此幸运。前几天，李巍遇到一个老母亲，女儿9岁时走失，她因为着急上火背得厉害，丈夫患癌病了20多年也没等回孩子，带着遗憾离世。但这位老母亲一直没有放弃，她坚持上节目、录视频，盼着女儿看到视频后能回来找她。

李巍感慨道，寻人的初始研判过程往往很艰难，主要是失踪人员的轨迹不好确定，有的人居无定所，户籍不在本地，在外地也是空挂户。即便是人找到了，也未必立刻相见，“有的孩子很难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”。在与亲生父母正式见面前，他们会先询问李巍，父母长啥样，做什么工作，家中有没有兄弟姐妹，他们最关心的是：“我失踪这么多年，父母到底有没有找过我？”

有一些小时候被送养的孩子，被找到后会拒绝相认。比如，一个重庆年过八旬的老母亲，因为丈夫去世家里太穷，五十多年前让亲戚把两个儿子领到了哈尔滨生活，后来双方失联了。大儿子离家时十岁，理解母亲的难处，但是小儿子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是被送养的，很难迈过心里这道坎儿。

“收养过孩子的养父母，无论出于什么理由，在孩子懂事后果都应该尽早告知，很多人临终前才说出真相。据我观察，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辜负养育之恩，希望他们能将心比心，给苦寻多年的亲生父母们一个团圆的机会。”李巍说。

打拐的进与难：
正搭建“Y库”
但落户时血样入库难实现

由于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公安机关采血，血样库的数据较少。现在打拐办正忙着向系统里录入照片，通过人像AI技术寻人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因为孩子从小到大样貌变化较大，很难精准寻人，系统里经常出来数百张脸，但至少为查找提供了方向。

李巍介绍道，当年，有很多家长通过寻亲网找孩子，跑到南方录入信息，血样并未落到哈尔滨。今年1月以来，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“团圆”行动，通过该行动，当年失踪儿童家长在各省市区当地采集的各类信息，都会被推送回来，由打拐办负责重新核查、更新信息。如果当年录入时是单亲的，会把双亲DNA补齐，以便系统自动对比，寻人更准确。如果双亲难以补齐，他们也会联系父系亲属，录人家族Y系遗传基因。

“目前，南方一些省份已经建好了‘Y库’，我省的‘Y库’正在搭建中。这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个寻人途径，能帮我们缩小查找范围。”李巍坦言，DNA检测显然是最准确的，人员落户时若能进行血样采集入库是最理想化的，但出于避免家庭纠纷、尊重个人隐私等多方面考量，目前公安机关很难实现。

这些年，为了核实失踪儿童线索，李巍经常奔波于山东、河北、四川、重庆等地，已帮5个孩子找到父母。这个周末，他去山东出差核准一条线索，“哪怕未必是要找的人，我也必须得去一趟，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，也不放过每一个有可能一家团聚的聚会”。

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